

文子續義

冊一

大正書院

一

父子續義

四時

上

從容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聚珍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監造

丁輔之

文子續義原序

禹受計于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武康計籌山因計然  
嘗度地于此而得名然其義固有所本范蠡師計然  
見于史記顏師古以爲與孔子同時是也其書曰文  
子者有與平王問答語徐靈府遂以爲周平王時人  
則誤甚劉向著錄文子書九篇耳李暹所注乃十二  
篇疑不能無附託其間或謂乃楚之平王楚越相強  
平王時楚事日非子胥旣奔吳而計然亦去楚間道  
適越耶不可攷矣南谷杜君辯博而篤實恬靜而疏  
通其能可以用世而其志果于遯世雖嘗領閒臺珍  
館亦復舍去築披雲之菴于計籌山上燕處從容取  
文子書及其事之散見他書者會粹而刻之三代古  
書遺跡一旦震發于湮沒之餘真山林一大奇事予

觀自昔財計之臣鮮有能自全者計然之策范蠡略

用之於越十年生聚既以報吳乃飄然遠隱竟免于

鳥喙之毒手而圖謀相便計然乃神仙得道人

原缺二字

已蓋計然嘗受于老子者也夫善計不用籌策此豈  
區區廢居操縱從事于鞭算之末乎不貴難得之貨  
不舍儉且嗇不以不足奉有餘生財而不有成功而  
不居若是者蓋幾乎道固已超然于利害禍福之外  
而世之壅利專利者往往違天時竭地利自謂以心  
計析秋毫不知正犯道家之所深忌祇以自貽殃禍  
覆轍相尋曾莫之悟可歎也南谷嘗注老子得其宗  
旨又粹此書俾與師說並行其警世切矣學者合而  
觀之可也雖然書徒糟粕曠洞遐想沆寥虛閒胸中  
繫累雲掃霧除豈不一快然者哉又安得從南谷君

登籌峯望玄墟求鷗夷子所以泛湖之處陵陽牟巘  
撰

文子續義目錄

卷一

道原

卷二

精誠

卷三

十守

卷四

符言

卷五

道德

卷六

上德

卷七

微明

卷八

自然

卷九

下德

卷十

上仁

卷十一

上義

卷十二

上禮

臣等謹案文子續義宋杜道堅撰道堅字南谷

當塗人武康計籌山昇元觀道士也其始末無攷是書諸家書目亦罕著于錄惟牟巖陵陽集有爲道堅所作序又別有計籌峯真率錄序稱洞微先生祖常主昇元觀席德壽宮錫之寶翰至今歲某甲道堅寔來上距祖君十二代然才百年云云案自高宗內禪居德壽宮時下至景定壬戌正一百年則道堅當爲理宗時人矣文子一書自北魏以來有李暹徐靈府朱元三家註惟靈府註僅存亦大半闕佚道堅因所居計籌山有文子故蹟因註其書所採諸家之說不標姓名但題曰舊註道堅自爲說者則題續義以別之自元以來傳本頗稀獨永樂大典尙載其文其精誠符言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義七

篇首尾完備道原十字道德上仁上禮五篇原  
本失載或修永樂大典之時已散佚不完歟今  
檢原目次第排錄成帙所闕之五篇亦仍載其  
原文釐爲十有二卷仍符隋唐志文子舊數書  
中字句與世傳明代道潛堂刊本多所同異其  
間文義兩通者不可勝舉其顯然訛脫者如符  
言篇求爲寧求爲治句明刊本作無爲與上下  
文義全反又不知言知病也句明刊本無言字  
于義難通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句明刊本  
追字作足又內在己者得句明刊本內字作則  
又夫氣者可以道而制也句明刊本夫字作二  
又微明篇聖人見福于重關之內句明刊本見  
字作先又上義篇奇伎逃亡句明刊本逃亡作

天長均譌誤不可解當以此本爲正又符言篇  
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惟聖人能之二句明  
刊本脫下一句又能成霸王者必德勝者也句  
明刊本脫德字又上義篇故天下可一也句明  
刊本一字下衍人字此類甚多蓋道堅生當宋  
季猶見諸家善本故所載原文皆可正後來譌  
誤不但註文明暢足以宣通疑滯也乾隆四十  
五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禮部主事臣任大椿

文子續義卷一

宋

杜

道

堅

撰

道原

案此篇續義原闕今仍錄文子原文以符篇目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吾強爲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汙汙沖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足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歷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于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帶帶一本作幹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竝應無窮

已雕已琢還復于樸無爲爲之而合乎生死無爲言  
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有萬不同而便乎  
生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  
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殯父無喪子之憂  
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  
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天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  
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  
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恍兮  
不可爲象兮恍兮忽兮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  
形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  
仰兮

老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惔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  
爲車以四時爲馬以陰陽爲御行乎無路遊乎無怠

出乎無門以天爲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爲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救也秉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

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貴欲捐其思慮約其所守卽察寡其所求卽得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卽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幾于道矣故曰致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竝作吾

以觀其復。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析毫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總名也。真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真人者，知大己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有道則隱，無道則見，爲無爲事，無事，知不知也。懷天道，包天心，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俛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立同，無非無是。夫形傷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傷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真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前其寢不夢，覺而無憂。